

许四海和巴金先生的“友情之壶”

■陆正伟

近日在网上读到汪曾祺先生的美文《寻常茶话》，文中谈到他与友人老舍、陆文夫等作家喝茶时的欢畅情景，其中有一段回忆与巴金夫妇及靳以、黄裳在一起喝工夫茶的文字引起了我的兴趣。汪先生写道：“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老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43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再没有喝一次工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我掐指一算，汪先生的这篇回忆文章应该写于1989年，他笔下的这次聚会地点是巴金在霞飞坊59号的家。但令汪先生没想到的是，文章写成后只隔了一年多，巴老在武康路寓所又品尝了一回潮汕工夫茶，这次为巴老操持“茶道”的是被茶艺界称作“江南壶怪”的国家级海派紫砂传人许四海。

许四海上世纪70年代在福建当兵，因此对当地的茶文化颇有研究，他对工夫茶尤为钟情，进而留心搜集工夫茶老茶具。后来，许四海不满足于集藏，只身一人来到宜兴丁蜀镇拜师学制壶工艺，几年后又重返黄浦江畔，发展茶文化事业。他买下了坐落在兴国路上的一幢独立老洋房，筹建“四海茶具博物馆”，以茶接待四方客。这里渐渐成为文人雅士的



▲1991年6月，许四海请巴老在他做的壶上签名。

休闲聚会之地。

1991年初春，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几位文友应许四海之邀前来欣赏藏品并品茗聊天。那天，大家一边喝着许四海新沏的“冻顶乌龙”，一边听他谈壶论茶。谈兴正浓时，许四海突然对李小林说：“巴老喝茶用不用紫砂壶？用紫砂壶才喝得出茶的真味来。”小林听后说道：“爸爸生活上从不讲究，有什么就用什么，现在用的是个普通的陶瓷杯。”“什么时候我专门为老人家做把壶。”许四海说。

同年6月，许四海带着全套工夫茶具来到巴老寓所，在客厅里的红木茶几上摆起了“龙门阵”，前来助兴的李子云、萧关鸿和记者陆谷苇等坐在茶几周围，巴老仍坐在那把高靠背椅子上，

面朝茶几静静地看着许四海进行洗杯、滤茶等一道道繁复的茶艺程序。许四海边做边介绍如何用水，还谈了如何泡好茶，怎样品茗的经验，讲得很详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许四海沏的也是产自台湾的“冻顶乌龙”。当茶泡好后，茶几上摆放着一杯杯密绿带金黄的工夫茶，清新怡人的茶香在客厅里弥漫开来。巴老接过许四海端过来的紫砂茶盅慢慢地啜饮着，连声说：“好！好！”

巴老爱喝茶，但很随意，有什么茶喝什么茶。进入晚年，爱喝酽点的茶，如云南的沱茶和祁门红茶之类。用黑茶压制成圆锥窝头状的沱茶是平时常喝的，无论在家里还是住在华东医院，护理员每天早上都会把沱茶掰碎后浸泡

在巴老的陶瓷盖杯里，想喝时开水一冲即可饮用了。许四海可能事先已了解过巴老喝茶的习惯，所以这次泡的“冻顶乌龙”正合巴老的口味。

茶艺“表演”过后，许四海小心翼翼地从小包里取出两把紫砂毛坏壶摆放到巴老身旁的小桌上，这两把同一款式的壶是仿制壶大家程寿珍在1925年美国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金奖的“掇球壶”而成的。许四海在此壶用泥

上选用了收藏多年的黄龙山原矿老矿泥，泥色典雅沉稳，质地细腻坚韧，毛坏壶外观光华潜蕴、古朴雍容。许四海在拉坯时特意缩小比例，一来与喝工夫茶的茶壶大小相近，二来使巴老用起来轻巧些、方便些。壶的一面是许四海画的“佛手”，寥寥数笔的写意花卉图；另一面他特意留着请巴老题字，巴老拿起粗笔在两把壶上都签了名。

巴老在壶上签名的那一刻，我站在边上心想，此时的巴老面对小壶会不会触景生情，勾起他对老舍先生的怀念呢？果不出我所料，事后巴老与友人闲聊时，多次提及有关壶的故事，还回忆起许多逝去的朋友，其中就有老舍、井上靖和林憾庐等。

1979年底，巴老怀着悲痛之

情写出了《随想录》中的第三十四篇《怀念老舍同志》。他在文中写道：“别人对我讲‘壶’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壶。乞丐并没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占有这只壶，每天一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我说老舍富于幽默感，所以他讲了另外一种结局。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样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抱着壶跳楼。他也不会把壶摔碎，他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

在《怀念老舍同志》的整篇文章中，我注意到巴老始终把老舍的“壶”贯穿全文，提到“壶”的文字不下五六处，用“壶”论理，以“壶”叙情。最后，巴老的结论是：人亡壶全，老舍把人间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

事隔20载的1999年1月29日，巴老为老舍百年北京国际研讨会题词：“老舍先生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一代代读者心中。”这可能是巴老选择老舍之“壶”不碎的真正缘由吧。

巴老拿到许四海烧制好的两把成壶后，一把留用，另一把委托小林、祝鸿生带到北京赠送给了冰心大姐，让她一起分享这份乐趣。冰心大姐也很喜欢，还专门请人拍了张手捧茶壶的照片寄给巴老。友人听闻此事后告诉巴老，“四海壶”在台湾人眼中很吃香，已到了一壶难求的行情。巴老听了，一笑而过。

我知道，在巴老眼里再贵重的紫砂壶也只是一件实用的茶具，同时还是一种可以寄托情怀的友情之壶。（照片由作者提供）

近日翻看何民生主编的《白蕉书画遗珍——兰花册页》，何民生所写的序，对于白蕉生平和艺术情况的介绍，是近年来较为丰富和确切的，讲述了一些少为人所知的白蕉趣闻轶事、性情节操，也对有关白蕉的几点误解讹传，有所澄清纠正。例如，关于白蕉的本名、字号，此前有几种不同说法，何民生在序中说：“白蕉先生本姓何，名旭如，字治法，号复翁，小名菊馨，字馥，号远香。”何先生是白蕉亲属，他的介绍应该是最为可信的。

坊间还流传关于白蕉的一则传说，说白蕉自述他的艺术成就“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这一传说确切与否在此姑且不论，重要的是，白蕉的确有过不少诗作，何民生先生也提到白蕉出版过诗集《白蕉》。《白蕉》出版于1929年1月，是一部新诗作品集。这部诗集分为二辑，共收诗人在1926年至1928年间写作的新诗47篇。这部诗集，不仅是世人鉴赏白蕉早期诗歌创作艺术成绩的一扇窗口，也是世人了解白蕉早期生活和精神境界，了解“白蕉”之名意蕴的重要途径。这部诗集的序文，由白蕉用毛笔书就，分三页刊于诸诗篇之前，它告诉读者：“在这书里大都是爱的悲愁和欣喜的歌咏，在将失去的情绪中的仅有的捉获。”《白蕉》诗集中居首诗作的篇名也是《白蕉》，或者说，诗集其实是采用了这篇诗作的题目作为书名。诗篇《白蕉》以“我”的口吻，讲述少年时代的“我”对于一位被称为“白蕉”的少女的深挚爱恋，还有

闲话白蕉之“蕉”

■陈青生

少女“白蕉”的离去给“我”留下的长久思念和深切哀痛。

诗人毫不讳言少女“白蕉”“早已是我生命的主宰了”，即使离别之后，“我”对少女仍爱得执着，爱得忠贞不渝。诗篇的结尾，是诗人对初恋姑娘的表示：

啊啊！我没有希求；
我愿烦恼，忧愁，辛劳……
都是为了你——
我爱的白蕉！

《白蕉》既是一篇情真意切的青春恋诗，也真实记录了诗人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诗中的“白蕉”，是作者深爱姑娘的化名，不是指花，而是指人，指作者深爱的姑娘。

但白蕉的“蕉”又的确与花有关，指的是一种花。何民生先生以白蕉一本册页中夹有一朵不知名的花瓣而这朵花系白蕉初恋姑娘所赠为据，认为白蕉的“蕉”是花。而一般世人以“蕉”为据，判断白蕉的“蕉”是“芭蕉”。两者孰是孰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在诗篇《白蕉》之中。《白蕉》诗篇中有两节诗句写“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白蝶”，飞到“白蕉”的怀里，“白蕉”和“白蝶”欣喜依偎，一起随微风飘摇，以至

两者融为一体，“人们都认不出我和你”。关于“人们都认不出我和你”这一诗句，诗人还特意附加一则注解：“白蕉花似白蝶。”中国历代文人，无论赋诗还是作画，关注芭蕉的大多是枝叶，而见过芭蕉花的人都知道，那花色黄，形状绝非似蝶。故而以为白蕉的“蕉”是芭蕉，显然不合白蕉的本意。

那么，白蕉的“蕉”究竟是什么花呢？白蕉的诗句为我们提供了弄清这一问题的三个要素——其一，花朵为白色；其二，花的形状“似白蝶”；其三，花名与“蕉”有关。在世常见的花卉中，哪种花包含上述三要素呢？答案是“美人蕉”。美人蕉常开红花、黄花，也有白花。《白蕉》作者深爱的姑娘喜爱白色的美人蕉花，而“美人”恰恰是所爱姑娘在诗人心中的形象。爱人及花，以花喻人，用花名替代爱人，“白美人”太俗，“白色美人蕉花”太繁，而“白蕉”一则达意，二则“潇洒浪漫”，更重要的是别出心裁——这就是《白蕉》诗篇里用“白蕉”指代初恋姑娘的由来。白蕉的“蕉”应该是白色的美人蕉花朵。

至于何民生先生说到夹在册页中的花瓣，系初恋爱人所赠而为白蕉长久保



存，由此推断这花即白蕉之“蕉”，我觉得有些牵强附会。或许有这种可能，尽管这花虽非美人蕉，但因系爱人的赠予而被长久保存。这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失为人之常情。

许多文字谈到白蕉性情清高狂傲、勤奋率真，但知道了“白蕉”一名的由来，知道了白蕉改名换姓的缘由，就会知道这位书画大家实在还是少有的“情圣”——用初恋情人所爱的花卉及化名作为自己的名字，用这种形式使两人融合为一，沿用至死，借此将心爱的姑娘铭记一生。